

名家

夏传才

赵逵夫

徐培均

蒋立甫

骆玉明等

文学鉴赏辞典精品集萃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文学鉴赏辞典

编纂中心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诗经



名家

文学鉴赏辞典精品集萃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文学鉴赏辞典
编纂中心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诗坊 诗 经

夏传才
赵逵夫
徐培均
蒋立甫
骆玉明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品诗坊·诗经/赵逵夫等撰.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5

ISBN 7-5326-1562-6

I. 名... II. 赵... III. 诗经—文学欣赏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7705号

名家品诗坊·诗经

出版发行: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字 数:183 000

版 次:200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4月第1次

印 数:1—8 100

书 号:ISBN 7-5326-1562-6/K·254

定 价:19.00元

王晓鹂 龙向洋 朱杰人 朱渊清 伏俊连 汪贤度 张金耀
陈文忠 陈伟军 陈如江 周啸天 庞 坚 赵逵夫 胡长青
咎 亮 骆玉明 秦惠民 贾海生 夏传才 顾 伊 徐培均
郭令原 萧华荣 曹光甫 曹明纲 蒋立甫 韩高年 潘啸龙
霍旭东 戴元初

责任编辑 李 宾

装帧设计 姜 明

中国古代诗歌文章向以意蕴深厚,语言精炼,藻采华美著称,然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迁,文化转型,语言隔阂,造成现代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于是,对古代作家作品的整理研究,包括疏通字句,品鉴辞章,发明奥义,成了当今“国学”研究的一个亮点。我社在二十年前首创文学鉴赏辞典这一新形式,延请当时一流名家,为唐诗、宋词、元曲等名篇华章撰写品味高雅的鉴赏文章,可谓字字玃珠,篇篇圭璋,使读者获益非浅,备受人们赞誉。如今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审美趣味的提升,文学鉴赏这一下里巴人的审美活动,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更加繁荣,有鉴于此,我们特从我社已出之古典文学鉴赏辞典中,遴选各路名家撰写的鉴赏文章,裱成一帙,按朝代编次,分成十四册。这一方面是彰显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名家为普及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文学爱好者能集中披览名家名作,领略其覃思妙语而生茅塞顿开之效。至于本丛书之名“坊”,乃寓面向大众之意。总之,通过本书之名家品牌、名家效应,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更好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引发读者更浓厚的阅读兴趣,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2004 · 4

风

周南	
关雎	一
葛覃	六
卷耳	一〇
桃夭	一四
采芣苢	一七
汉广	二一
召南	
鹊巢	二六
草虫	二八
行露	三二
摽有梅	三五
野有死麇	三八
何彼秣矣	四三
邶风	
柏舟	四六
凯风	五〇
谷风	五三
式微	五九
北门	六二
静女	六五
邶风	
柏舟	六九

墙有茨	七二
相鼠	七四
载驰	七七
卫风	
硕人	八三
氓	八九
河广	九八
木瓜	一〇一
王风	
黍离	一〇五
君子于役	一一〇
采葛	一一三
郑风	
将仲子	一一五
女曰鸡鸣	一二〇
狡童	一二四
褰裳	一二七
子衿	一三〇
齐风	
南山	一三二
魏风	
伐檀	一三六
硕鼠	一四〇

唐风	
绸缪	一四四
秦风	
蒹葭	一四七
黄鸟	一五二
无衣	一五七
陈风	
衡门	一六〇
月出	一六三
桧风	
隰有苕楚	一六七
曹风	
鸛鸣	一七一
豳风	
七月	一七五
鸛鸣	一八五

雅

小雅	
鹿鸣	一九〇
常棣	一九四
伐木	二〇〇

采薇	二〇五
菁菁者莪	二一二
鸿雁	二一五
庭燎	二一八
鹤鸣	二二一
无羊	二二五
小旻	二三〇
北山	二三五
青蝇	二四一
大雅	
大明	二四四
邶	二五一
韩奕	二五八

颂

周颂	
执竞	二六八
鲁颂	
泮水	二七一
商颂	
玄鸟	二七九

风

周 南

关 雎

关关雎鸠，^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②

关关和鸣的雎鸠，

相伴在河中的水洲。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是君子的好配偶。

参差荇菜，^③

左右流之。^④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⑤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⑥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不齐的荇菜，

从左从右去捞它。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醒来睡去都想追求她。

追求她却没法得到，

白天黑夜便总思念她。

深深长长的思念哟，

教人翻来覆去难睡下。

参差荇菜，	参差不齐的荇菜，
左右采之。	从左从右去采它。
窈窕淑女，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琴瑟友之。	奏起琴瑟来亲近她。
参差荇菜，	参差不齐的荇菜，
左右芼之。 ^⑦	从左从右去拔它。
窈窕淑女，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钟鼓乐之。	敲起钟鼓来取悦她。

〔注〕 ①关关：鸟鸣声。雎鸠：鸟名，相传此鸟情意专一，相伴生死。或谓就是鱼鹰。

②逌：同“仇”，配偶。 ③荇菜：一种水生植物，可食用。 ④流：同“求”。 ⑤寤寐：寤为醒来，寐为人睡。 ⑥思服：思念。毛传：“服，思之也。” ⑦芼(mào 帽)：择取。

《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你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呢？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

位的。孔子《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如此说来，《关雎》之义大矣！这种理解究竟有多少道理呢？我们暂且撇下，先从诗歌本身说起。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显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据我看来，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我们把《关雎》

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不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吗?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呀!

那么,这首诗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呢?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

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夫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老夫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

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譬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被锁深闺、为怀春之情而痛苦时,就从《关雎》中为自己的人生梦想找出了理由——当然,实际上她已经走得很远了。

骆玉明

葛覃

葛之覃兮,^① 葛藤多柔长,

施于中谷,^② 蔓延山谷中,

维叶萋萋。^③ 叶儿真茂盛。

黄鸟于飞,^④ 黄雀轻轻飞,

集于灌木,^⑤ 栖息灌木上,

其鸣喈喈。⑥

喈喈啁啁欢声。

葛之覃兮，

葛藤多柔长，

施于中谷，

蔓延山谷中，

维叶莫莫。⑦

叶儿真清鲜。

是刈是濩，⑧

割来煮泡后，

为絺为绌，⑨

织成粗细布，

服之无敝。⑩

穿试百不厌。

言告师氏，⑪

轻声告保姆，

言告言归。⑫

思归情牵缠。

薄污我私，⑬

洗罢贴身衣，

薄澣我衣。⑭

又忙洗外衫。

害澣害否，⑮

何洗何不洗？

归宁父母。⑯

早归父母安。

〔注〕 ①葛：蔓草名，其纤维可织布，俗称夏布，其藤蔓亦可制鞋（即葛屨），夏日穿用。覃（tán 谭）：本为延长之意，此指蔓生之藤。②施（yì 义）：蔓延。中谷：山谷中。③维：发语助词，无义。萋萋：茂盛貌。④黄鸟：黄雀。于：助词，无义。于飞，即飞。⑤集：栖止。⑥喈（jiē 街）喈：鸟鸣声。⑦莫莫：茂盛。⑧刈（yì 义）：割取。濩（huò 获）：以热

水煮物,此指将葛放在水中煮。⑨缛(chī 痴):细葛布。绌(xì 隙):粗葛布。⑩敝(yì 义):厌。⑪师氏:保姆。⑫言:语助词,或以“言”为我。归:本指出嫁,亦可指回娘家。⑬薄:语助词。污:洗去污垢。私:贴身内衣。⑭澣(huàn 缓):洗涤。衣:外衣。⑮害:通“曷”,何。否:不,此指不需洗的衣服。⑯归宁:回家慰安父母,或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

我们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我们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作诗人